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

唐

庚戌

高宗治改永徽

字為善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年五十六崩葬乾陵在位三十四年一云

三十六年或云三十年 ○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

辛亥

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一

四祖道信大師示滅師姓司馬世居河內後徙蘄州

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

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眾至

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憫之教誦

藏書

接黃梅
五祖

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
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居破頭山學徒
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
汝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
佛性師曰汝無性耶答曰性即空故師默識其為法
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
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
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
嘗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

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貞觀未太宗嚮師道
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
疾辭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
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
弥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誠門人曰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未言訖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
大醫禪師云

壬子

鴈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掌疼問及

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于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為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勅獎三歲為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帝用七宮三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做西域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為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歲聖教序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西域之制以塔為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

帝施智

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癸丑

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為道士號三洞先生姉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厲使拜天尊寬不得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目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昔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子會曰得師

非鍊像天尊崩

慈寬信
相示異

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所錄每與信相譚論
示之蓋大莊嚴寺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
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曰
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然而人未識之信相
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曰入其寺入水觀一
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歎以為得果時亦號
聖及寬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口實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玄奘書并
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側摩訶菩提
寺諸多聞衆所共圍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

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
少病少惱我惠天必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
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長老
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郇波索迦日授稽
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
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义阿遮利耶
願知及法長辭還奘荅長老智光書其略曰往年使
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
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何可述歟昔大覺潛輝
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

玄奘荅
天竺智
光書

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
 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
 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
 土安民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
 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及隣邦亦俱遵奉
 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邕邕穆穆亦不異室羅
 後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頌信度河失經一賦今
 錄名于後有便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
 是歲特旨度沙彌窺基為大僧入大慈恩寺參譯經
 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

鄂國公敬德之姪右金
 吾衛將軍敬宗之子 母裴

部論
 受度

給
 考

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六歲能著書
 初法師奘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絕倫曰携之詣
 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且數千言奘數日
 童子及基誦畢奘給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奘令
 西域童子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
 已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筆色晚膳即從
 出家不然寧伏劍死不為餓死奘愛其俊而許之遂
 從入道每覽疏記過目成誦義亦頓解善大小乘既
 參譯經從奘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
 本論師然性豪俊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乙卯

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曰明論沙門神泰等各造義
 疏釋之法師拙玄者以其論尚藥奉御呂才才深藝
 之士也頗毀其文作曰明法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
 之秋七月譯經法師惠立致書左僕射于志寧斥其
 謬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
 之廓廓類滄波之浩瀚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
 迷說小草之曰緣處無生而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
 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曰辨彰其理者無乃
 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
 行縈瑤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

立師上
 書斥呂
 才謬論

懣神
 懣神

歲於宵懷苞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
 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
 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曰明詮論難之自歸序
 催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
 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曰明
 圖釋宗曰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
 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懣心媒銜公卿之前囂
 誼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勸神勞數易炎涼心猶未
 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
 金竈之堪陟乃言崑閬之不難蛛螫觀棘林之易羅

遂謂扶乘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况大音希聲
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毗耶及父德高恂恂
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縉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
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并
偈檄譯經大德永昇其說於是法師明濟答還述頌
并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兵舉柳宣得書即劾呂才
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
受辭悔謝而退

丙辰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是日於慈恩

前代譯經設官監護

寺齋僧五千食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回問法
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
宋已來翻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時曇摩難
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興及姚嵩
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筆授以至梁陳
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
勅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
恩寺壯麗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食道懷此二事
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可

八〇是月壬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法

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或不穩處隨事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須友人助翻經已為處分于志寧等其慈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報奘奉旨即率眾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徧示群公其辭曰蓋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極况乎法門虛寂出生不

御製慈恩寺碑

滅之前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生靈緬惟王宮敷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高堤之榦演德音於庶苑會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炎輪昇惠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逖覽緬史詳觀道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媽泐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岳訓紫宮扇微猷於萬古遽而軋精掩月永戢貞輝坤維絕紐長淪茂毓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屺以何追

媽危七
泐而稅

仲由與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
切於終身故載懷興緝荆斯金地却背邠郊點千莊
之樹錦前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八川皎池光
而今鏡右隣九連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
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迥綺閣凌虛丹空曉烏爐
日宮之泛麗素天初兔監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踈
亭佩紫芳岩冬桂蜜戶釐丹燈皎繁花燭轉心中之
鶴幡標迥刹綵綵天外之虹飛陸參差含文露而栖
玉輕簾舒卷網罽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漠泛
烟之翠鳴珮與宵鍾合韻和風共晨梵今音豈直香

壓
涉

名
初
齒
齒

積天宮遠漸輪奐閬風仙闕遙愧彫華而已哉有玄
奘法師者實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
長松縟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照古之智挺
自生知蘊寐懷真之誠發乎齧齧孤標一代邁生遠
以照前迥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堯
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求翳遂投迹異域
廣養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烟霞之表滔天巨海浸
驚浪而羈游亘地嚴霜犯悽氛而獨逝平郊散叙衣
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
對宵而暫雫又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隼思窮妙境探

蹟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通昔賢之所不達悟先
典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絕之教寶偈西徒
補已闕之文時睠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奧旨葉重翠
於祇林遠闢幽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虔心八正肅
志雙林冀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道遙六度
易去神游丹闕之前偃息四洲竟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
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
樹在移溟海以變棄田地是勢非淪高岸而為幽谷於
是敬刻貞石式旌真境銘不錄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尚書許敬

水文

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率徒詣闕奉表謝曰
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回辭而見情
然則畫卦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設文兮象實未越於
寰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
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摘章詮道立言證三
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
斯為盛矣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
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維多能於生知資率
由於天至始悲奘鏡即躬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
若乃天華歎發睿藻波騰吞華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

苞鶴樹內該八歲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使
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弥高奈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朽
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宇籠三界
者矣奘以其文宜得聖筆自寫回抗表勸請制不許
再表遂許之

四月八日奘率京城僧尼備幢旛寶輦香花梵儀扣
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二縣
樂戲及戚里侯王耆耆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
遂迎之舊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
御製大慈恩寺碑道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帝望

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針醫上官
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候遞報消息奘回陳
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為改正
又求微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鞠奘慮
疾病委頓求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勅使報曰所
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為
除落師宜安意將息奘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冬難神光滿宮
自庭燭天曰號佛光王

即中宗也

初帝嘗謂奘曰若生男

子即聽出家至是焚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
寶制可

丁丑二月幸洛陽詔焚陪駕五月焚燔還陳留改葬父母

勅有司給葬具

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辨二教先後大臣

臨證惠先義負

十一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

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

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

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

百鳥銜花之異

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

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

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

云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

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

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

師無對起曰師自何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貧道

是也融拜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

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戒定惠門神通變化悉自

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自空寂一切因果

請示心法

皆如幻夢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
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
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息心
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
不造衆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
無憂故名爲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爲心
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
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心若不強名妄情何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
汝但随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

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吾言可止
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付法已歸于雙峯師
至顯慶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
四臘四十一窆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
具載

十一
戊午

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宮論議道士李榮以本
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際爲道本於際耶際
本於道耶榮曰牙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爲道本則
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源榮曰亦通耳褒曰若本際
與道牙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牙相法也榮曰道

僧道
持論

法自然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萬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聰榮慚服帝嘉之今引榮退席揖黃頤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十三

御禮留
三歲

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降御札報曰省耆知欲晦迹岩泉追遁遠而架往託慮神竅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

三歲進
登奏謝

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壘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巖幸戢米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弘益更可珎於即代奘進啓奉謝略曰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睽離惠遠辱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兼空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真罄俗綜有該無超羲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時奘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冲者善楞伽宗旨雅為房梁公所重曰見奘而諫之曰聞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可也法師頃依舊經入道今若棄舊崇

十四

己未

復追僧
道論議

新則法師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契悟而止
 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五蘊義
 法師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黃壽不知名義范
 如夢海雖事往返而廓落無歸遂勅道士立義於是李
 榮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物未審
 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既為天地之法豈曰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
 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既善惡升沉叢雜混生則無
 知矣請試劇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
 聖明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

斬

居

梟

堯

蝟

貴

糶

九

厲之徒而殘賊斯民耶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龍
 龍之輩而使飛廉惡來斬尚新莽之儔諛諂其君致
 邦國傾亂耶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更生
 梟鏡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麒麟驊駟復生材
 狼豪蝟乎以至草木等類美惡不同既混糶俱生不
 別善惡則道無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
 生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萬物是
 業眾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勝者則琉璃為
 地黃金為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食綺衣為
 座惡業多者沙壤為地瓦礫為衢稗飯充飢麻衣蔽

穫黃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使之吾子
愕迷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何可憫榮愕然不知所對惠

立乘機拂弄榮亦杜默遂披然下座揖黃壽前席立
老子名義法師會隱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難其名恐
有觸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不知諱忌城狐社鼠
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老氏子孫豈有
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
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死有餘及帝肯
首曰固當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言對
而次序乖越及罷帝曰朕觀二家之論宗旨竟未分

挫目千

明法師惠立驟對曰二家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
何則衆僧立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辭遂讜論謾
語至如會隱立五蘊義黃頤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
蓋為宗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
識有八種積在一名之中舉統以收稱為蘊義若以
蔭名見難義理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
未聞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慚遂浪
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光瀆天聰過在道士然佛法大
宗曰緣為寂故云未嘗有一法不從回緣生且如目見
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

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
曦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嘉穀
陽和之月假水土人工則能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
陷緣不具故畢竟不生而人亦然內則業感為因外
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乖違終無生理乃至羽
毛萬彙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由佛
智惠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為人天師外道之輩
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曰
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期法本又對御說依他遍計
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宮少選敕內給事王君德傳

彙千

宣曰師等曰緣義甚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
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為之氣塞
是歲帝勅焚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
冬十月二十三日總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歎曰朕
以軍國務殷不及委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瞻天望
海莫測高深以儒道九派方之如河滢之類溟渤也
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三教齊

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憍慢四月十五日下詔

拜俗

令沙門致敬君親恐爽恒請至十六日勅付有司詳
議是月二十一日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

威秀道
不拜表

十五日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十
七日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楊氏不拜俗啓及上叙佛
教隆替事狀大意是前朝代興替然後引經不拜俗
又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
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
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相次禮拜不應
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
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是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离
并諸比丘是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是
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子經云若謗聲聞辟

訾
音紫

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者犯根本罪僧道宣尋
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
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視真俗之科百王
同軌干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
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閑放
之美者矣

秀法
師正
理論

沙門威秀等謹錄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
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云國君不求比丘禮
拜畧曰玄教東漸六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
仰也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棄門割有生之戀

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同越情道仍并物伏
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以行
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
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
懇之至謹奉表以聞于時上表者衆不煩具錄備如
弘明集○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百僚於中臺將
議其事京邑沙門道宣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爭
不定有司各以表聞一右司成令狐德業等五百三十
九人表請不合拜一右無司平太常關立本等三百
五十四人表請合拜帝覽已下詔朕商確詳議沉研

宣律師
陳表

幽曠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
於君處勿須致率其父母所慈育弥深祇伏斯曠更
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又至六月八
日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表畧曰且高尚之風人主
猶有抗礼豈惟臣下及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
啓虔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
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拜俗之條從
茲泯定矣

辛酉 改龍翔

癸亥 帝苦風疾委政武后

甲子
六五

改麟德武后專恣

六

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業光錄所譯
經論凡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造誦法像十俱胝及

革
力訖

疾革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
得乃至意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令左右同聲三唱南謨慈氏
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慈氏如來
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
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井宿直慈恩
寺塔計聞于朝帝哭之甚哀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

馥
伏音

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扎哀錄遺典勤恤喪事
俄異僧奉旃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
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自倘
見拒即具奏遂啓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

塗
簡所

畢恍然不見識者以為堯率內院人也夏四月勅準
佛世尊故事斂以金棺銀槨塔于塗東門弟子神泰
栖玄會隱惠立明濬義褒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
道造偽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東明

七

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田仁惠郭蓋宗等將
隱沒道書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數

道世奉
表辨道
經真偽

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門
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為太上靈寶元陽經改餘
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及改酒脯祭祀
用乾棗香水以惑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世表聞以
辯真偽其畧曰竊聞白馬東遊三截創茲而起青牛
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
救物檢之圖牒拍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
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
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親闡自餘經制皆
雜凡情何者前漢王褒造洞玄經後漢張陵造靈寶

道家長
造諸經

經及章醮等二十四卷吳葛孝先造上清經晉世王
浮造化胡經又鮑靖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
四真步虛經梁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周武
張賓之焦子順馬翼李運挑攬佛經一千餘卷隋輔
惠祥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笑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
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按漢明帝時褚善信等總將
道經諸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神
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
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
書并藥方符圖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斗

葛陸記
道經數
目不同

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又檢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今玄都經目云依宋陸氏所上之目乃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道士後世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繼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是如何如其有據容可不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伏

顏當今明朝云云由是鄭行真等捨邪歸正督顏文具如佛道論

丙寅改乾封○尊老君為玄元皇帝○米斗五錢

丁卯大教東被六百年矣○用麟德曆

南山律師道宣卒師京兆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母夢

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祐律師也處胎弥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

文墨十五師日嚴顏公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

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

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顏曰戒淨

顏倫於

天童給侍

定明惠方有據始聽未聞持犯焉識七年徙居終南
 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若三昧于清
 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礼覲聽法沙弥染心顧
 盼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
 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
 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為之給侍十九年偕
 樊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為上首永徽元年復居
 紵麻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
 勒內宮十月三十日眾見空中旛華交列異香天樂
 天人同聲請師歸覲弥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

戊辰 九

奉祀穆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鬼歸降天
 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万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
 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
 本一卷今刪定比丘尼戒本注僧戒本三卷戒疏四卷
 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三卷比丘尼鈔三卷拾毗
 尼義鈔三卷已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懺悔儀
 新學教誡儀各一卷法華義苑三十卷釋迦方誌二卷佛
 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十三卷
 卷三寶感通記三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內典錄十卷
 改總章○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

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
察其非是即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
言化之耶為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
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
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舉衆愕
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
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洛京恒
道觀相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
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
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錄自

焚化
胡經

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為
罪制

庚午

改咸亨

癸酉

上稱天皇后稱天后

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天太史奏
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分
野有頃金州太守韓偕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
之善慶勅偕親詣撫恤兼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
後長出家果傳六祖心印住于南嶽光大教門也

甲戌

改上元

乙亥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蘄州黃梅周氏子生而
 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
 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
 名惠能自遠來叅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
 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
 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廠
 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
 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
 將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
 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

莫謬

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
 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
 遣惹塵埃祖曰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為因給曰後
 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
 在碓坊聞偈乃問同列此誰為之同侶告以和上將
 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為能曰美則美矣
 了則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
 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復見此默
 念必能之所為因故為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

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即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喚能
 至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隨機大小而引化
 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法以為教門然以微妙祕
 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展轉傳授二
 十八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屆于此土得可祖承襲以
 至于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汝善護持
 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
 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
 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

逢懷且
 止遇會
 即藏

引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
 所祖曰逢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及
 南邁眾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眾疑之因致問
 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眾意
 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
 率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窈塔于
 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
 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
 傳授達磨將衣鉢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

通車 卷一
為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可嘗斫臂以求其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姓周氏黃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為東山法門

論曰舊史叙諸祖雖簡畧然大要與寶林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使復於葱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稱五祖前身蓋我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何倘再來可也五祖曰託質周氏無父

遲利

昇必至

丙子

改儀鳳

而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遲其來昇以大法噫吾祖出入死生正遊戲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改儀鳳

此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涼山逢一叟問曰尔來何為利曰求礼觀文殊叟曰帶佛頂尊勝呪來否利曰未也叟曰此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犯四棄尤多不持此呪隨行遠來奚益能回取之以流此土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曜元年取其呪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呪靈驗特異祕之禁

掖波利屢奏請布中外高宗不得已從之利即辭入
五臺後不知終時南天竺有菩提流志習頭陀行後
耶舍瞿沙受道為西域宗師名震中夏帝聞風而悅
之曰使西域有詔敦請

巳卯改調露

庚辰改永隆

辛巳改開曜

壬午改永淳

廿一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詔傷悼御
製畫像贊勅葬樊川北渠近奘公之塋基貌豐碩長

龍言

八尺氣槩万夫項上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
者龍言伏然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循戒弥篤嘗
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初南山宣律
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
甚不為礼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
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
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迹增敬
焉先是奘公親授西域戒賢師瑜伽師地唯識宗而
基盡領其妙恢廓源流天下後世尊之目為三乘法
相顯理宗謂之慈恩教

通載十二卷 十八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莊老及陰陽推步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癸未改弘道十一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取天后處分太子顯即位

子顯即位

廿三。法師玄暉卒暉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歲及古今尚史之博而學者難以備究曰撰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開門類識者重其精博云

高帝於是年崩中宗即位數月天后廢為廬陵王出于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為則天明年七月沙門十

筆詣闕上大雲經盛稱則天當即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各建太雲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

甲申 中宗顯改元嗣聖 二月改文明正月立帝玄禎女為后上謂我以天下與帝玄禎何不

則天武后嬰改元光宅 一云順聖嬰并州文水人也父武士護官至工部尚書

州都督封應國公天后嘗為居於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幸寺見而悅之選為昭儀進号宸妃帝崩后攝政立諸武為王甲辰大定及天后疾秋梁公仁傑等迎廬陵王登位明年乙巳崩于上陽壽八十一附之乾陵在位二十一年

乙酉 改垂拱。制母齊縲古者母亡暮年而已喪服篇云

廿三

天無二日士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制其
年祀也自天皇上元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為母三年
下詔依行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丙戌

歸政於帝帝固辭后乃臨朝○始建明堂貞觀五年

始建明堂

欲建明堂勅孔穎達等十人定議制度不成乃止天
皇永徽三年宣問無式樣群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
三年下詔又令群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焉至天后
垂拱二年又取議群儒創制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功
畢其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而
有三層下設四方中十二辰上設二十四氣鑄鍊為

廿六

槽二十四步為辟雍之水造舟為梁以通道路與前
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垂屋周曰明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九月雍州
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一山高二十丈有池
周三百畝池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天后以為休應
故名曰慶山

已丑 改永昌

庚寅 改天授○二月辛酉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始此

○九月改元建國號曰周至朔同日用周正

壬辰 改如意又改長壽

甲午改延載

乙未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

七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復聞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主以實義難提此云李妙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景復禮等翻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饌焉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卷

八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太原寺開示華嚴

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萬眾懽呼嘆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天悅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歲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遍空寺參譯經

九

是歲詔嵩嶽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秀禪師同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對曰不記曰何以不記安曰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况識心流注無有間斷見漚起者乃妄想耳後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則天嘆羨久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稱為老安國師

丙申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丁酉改神功

戊戌改聖曆迎中宗于房陵立為太子姚玄崇相



五月戊辰淨義三藏自西域還獲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則天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實又難提等譯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實又難提等奉表奏上則天親製序引御太極殿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出天后之德矣法師姓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有西行志三十七歲方遂雅懷是年

乃旋也

己亥天后重眉八字○慶山佛現勅建寺宇○李白生

庚子改久視○十月復夏正

詔歛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阪宰相狄

狄相諫
鑄像

仁傑上疏諫曰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念群生迷謬弱喪無歸欲令像法兼行觀相生善然今之伽藍制過宮室窮奢極壯刻繪盡功寶技殫於綴嚴瓌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既皆出於民將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克痛切肌膚不辭捶楚游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

歎蓋

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
彼我皆託佛法掛誤愚人里陌動有經坊闐闐尤多
精舍化誘諄切倍於官徵法事供需嚴逾制勅膏腴
物業水磴莊園富有其多不知猷歎逃丁辟罪駢集
法門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
每念之實切悲痛昔梁武簡文捨施無筭及三維浪
沸五嶺烟騰列剎盈衢莫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
有勤主之功况北風塵屢擾征役稍繁遽興此務力
所未堪伏惟功德無量何必興建大像以勞費為名
乎雖斂僧錢百未及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

層尚憂未遍臣今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
悲為主普濟群品是其用心豈以勞人而存虛飾哉
疏奏則天不納

論曰法師支遁曰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
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
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吾徒於
天固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安衣食者於
狄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呼是豈真沙門
者所為哉疏謂如來設教以普濟群品為心詎以
勞人而存虛飾此不獨匡則天之失抑有以輔吾

佛之正教也與夫後世泛然排佛老以苟名者雲
泥矣

辛丑改大邑又改長安

則天將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夫佛者以
覺知為義回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
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
之果不可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茲弘誓願壯其
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為住相布施
非寂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知之經云若人滿三千
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有人於此

經中受持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
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
寺極治之金以為尊像勞則多矣費則甚矣其所獲
福乃不若禪房之匹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
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葺盤
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碾壓虫螿動盈巨
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憫蠢動而不忍害其生乎又役
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歐莫役勞
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
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又營築之

疹之

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又營築之

粥六

役僧且是稅雖展轉乞丐窮乏尤多州縣徵輸星火
 逼迫或謀計靡所或粥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不治
 豈佛標喜捨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乎且邊朔未
 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
 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
 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
 勤於住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哉臣以時政言
 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佛教論之則宜救
 危苦減諸相崇無為伏惟察臣之言行佛之行務以
 理為尚無以人廢言疏奏則天大悅御長生殿召見

廷珪賜以金帛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
 經至華嚴世界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即日召對長
 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總別同
 異成壞之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
 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為曉譬之至所
 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豁然領解由是
 集其語目為金師子章初雲華寺儼尊者傳杜順華
 嚴宗旨藏執侍儼盡傳其教及儼去世藏以巾幘說
 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乞度為僧凡藏落髮受

金師子章緣起

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為則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
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
入及觀之者交羅齊現以表刹海十界普容無盡之
旨歲沒清涼國師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宗之目為
一念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教

壬寅○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諫曰臣聞
佛法慈愍菩薩護持唯志利益羣生非假修崇土木
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祇承不能
濟辦且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或傭力客作以濟糶糧

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有一十七萬
緡若以散施廣濟貧窮人与一千尚濟一十七萬戶
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廣人主亭
毒之意則人神胥悅功德無量則天不納是冬像成
率百僚祀祀

乙巳中宗改神龍

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納狄仁傑

諫正月張柬之桓彥範等五王以兵誅
姦臣而迎帝即位遷則天于上陽宮冬崩二月復
國號曰唐老君為玄皇帝景隆四年韋后安樂
公主於餅中進毒上崩壽
五十五奉相王旦即位

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梵僧般刺
密諦膏楞嚴梵夾至刺史請就制止道場宣譯融筆

詔六祖
御札

授及譯經十卷畢般刺復携梵本歸于天竺
 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其辭曰朕
 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
 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
 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
 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
 當須坐禪集定若不回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
 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
 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則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

薛簡問
心要

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耶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
 願師慈悲指示心要令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
 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
 惠暗况煩惱學道人儻不以智惠照破煩惱生死憑
 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惠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
 車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
 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
 處凡愚而不滅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
 定而不寐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

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闢表上師語帝咨羨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嚮慕之意

四

丙午

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謬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

羊下
角買

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流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霸之像合聖賢之度少為書生游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今律儀說通訓詁音叅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鑒潛叢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

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轍縷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忘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

華去
華去

兩京法
王三帝
國師

診止
忍

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教惠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逝為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觀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稱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鸞鷲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訖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普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

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閭名鄉
表德非擬局馱誼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
久矣衰憊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願命趺坐泊如化域禪師武德
八年受具于天宮寺至是年丙午復終于此寺蓋僧
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
數也三畧火心四部冰背椽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
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吊哀王侯
歸賜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
日假安關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

天子出
龍門法
金觀

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
下帝諾先許冥遂夙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監
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法金觀登高駐蹕日盡迴
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倏幡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
哉生鬼明即齋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
萬巨鍾蓋先帝所鑄群經乃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花
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
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
色泗水逆流至人遠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
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

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回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
珍價敵國親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曰存沒如
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
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
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
地之高厚飲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名其迹以
慰其心銘曰頷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
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
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
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為父為師露清

惱光射昏疑異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
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
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
盧鴻一皆勒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
敬古未之有

丁未 改景隆

艾

神僧萬回入宮賜號法雲公館于集賢院給二美人
奉事未幾忽求闕鄉河水左右倉皇莫能得又曰第
穴堂前地可得也既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賜號
國公圖形集賢院初回幼能三千里致兄書朝往莫

歸曰號萬回高宗聞其名詔入宮度為沙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韋后将謀送回遇之望塵唾曰血腥不可近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蕃嘗私謁回回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來少頃而相王至其神異類如此示寐于長安醴泉里壽七十四矣

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一法出蓮華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嘗存無作功聖智

本來成佛道窈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厥旨蓋大乘了悟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顯化至於佛菩薩出世宏正法眼必涵光混世未始泄露密機直至臨終方有付囑然則法雲章章顯異抑聖賢之權與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並集初太宗以老子為皇宗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永式令齊班並集云

九

僧道
行並

示

四

國師惠安卒誠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中恣野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言論其徒側聆俱莫之省至八日合戶偃身而寤春秋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昇尸林中果野火至闍維之得舍利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詔留禁中云

四

是歲再詔于闐國三藏實義難提至帝降蹕迎勞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迓之載以青象安置薦福寺難提風神宏曠儀韻秀整善大小乘通華梵語

四

泗洲大士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惠儼惠岸木叉三人為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光王未幾遷止薦福

寺明年京畿旱有旨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洒即有濃雲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三月示寐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身建塔即穢氣滿城帝炷香祝之許送歸淮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僧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事迹具如蔣穎所著傳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曰宿州民賀跋氏捨所

書

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回以為寺額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已酉

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回留禁中別

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逡巡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于林光宮御製讚曰戒珠皎潔惠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緇紀德政律藏異芳傳芳像教目而光盛時以為榮焉

八月乙卯以高宗舊第興聖寺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曰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尼道

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勅中書陸象先尚書郭元振宰相張說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庚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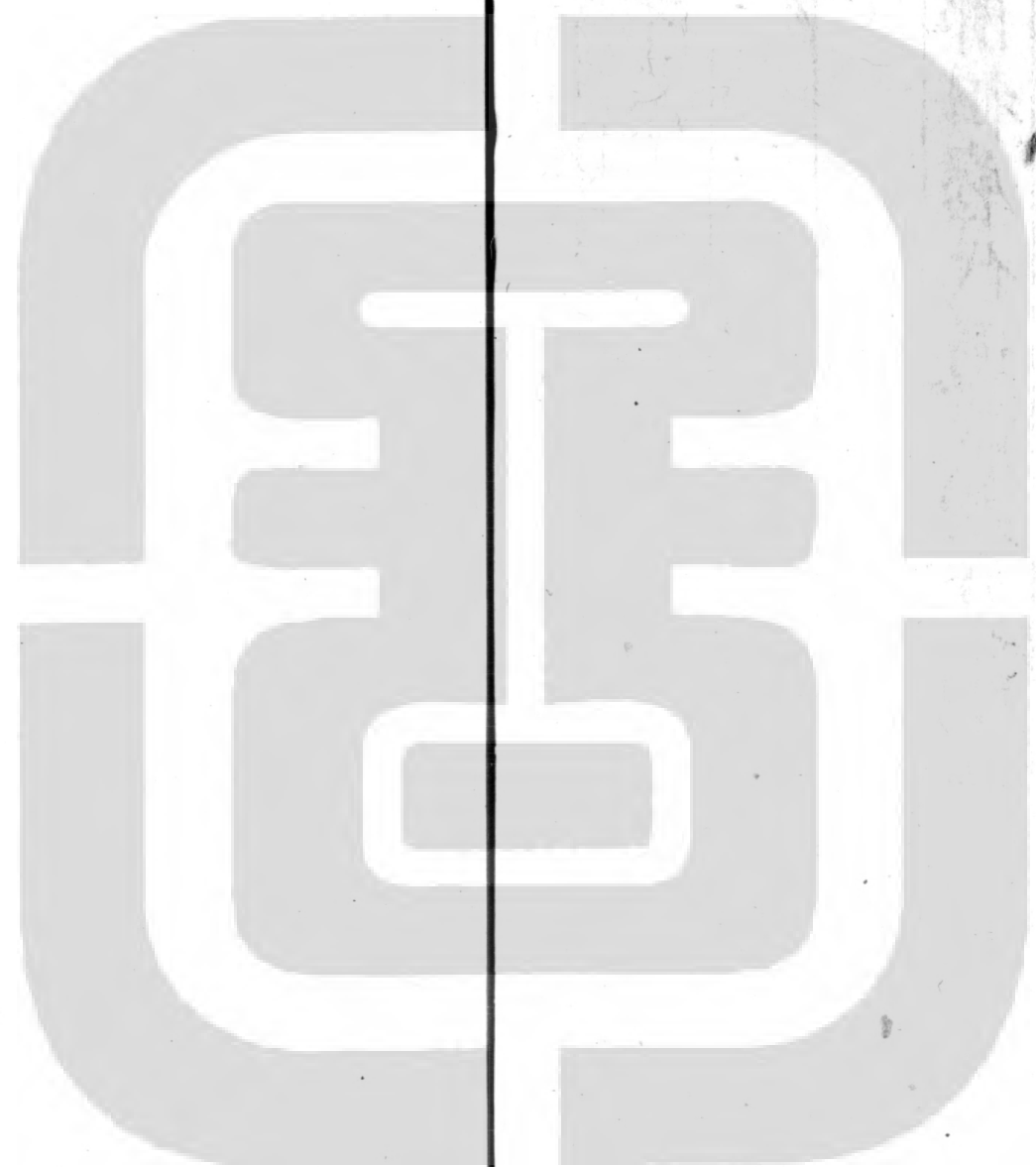
是年三月勅東都留守常安石賈詒起嵩山沙門一

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荊州當陽山舊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刻國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少聰敏覽觀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而還崇曰此經精微吾尋積年尚未曉子宜研究無忽也行曰已究其義回出所撰太衍玄圖并義決崇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四
覽之大驚曰與談其淵奧退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
由此知名於世初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遁
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求異術至天台國清寺
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立門屏聞僧於庭中
布算聲而語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
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引乎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
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遂承其言
遽趨入再拜咨求其法彼盡授與之遂洞曆象陰陽
推步之學回入嵩山依普寂禪師叅決禪門宗旨及
遁當陽山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畢世

不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通志十一卷

四十五

